

真臘風土記序

總敘

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

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踞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踞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為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峻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

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船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一些字跡）

真臘風土記

元 周達觀撰 明徐仁毓閱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犴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傍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可二丈石甚

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卻無女牆城之上間或種桃  
柳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  
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  
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荆人亦不  
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四座  
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  
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  
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  
十數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  
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

爲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  
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  
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  
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  
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  
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宮室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  
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  
黃色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

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窻檯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於窻之旁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

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倣府第制度也

### 服飾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山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頂上戴大珍珠

三斤許手足及謂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嵌猫兒  
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  
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手不敢  
也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  
姓間惟婦女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  
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官屬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  
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  
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

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者又次  
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  
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  
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辣的傘皆用中  
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爲之裙卻  
短

三教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  
思惟班結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  
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頂上

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芾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字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鏡鉢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於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壘成極其齋整於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

卻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畧姑之狀而畧低亦有宮觀但此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碓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卻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物

人但知蠻俗人物麤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

僻尋常閤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也第婦女多有瑩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窻中諸宮人皆次第列于兩廊窻下從倚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僕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卻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顛門之前削去其髮

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為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群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友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婦

番婦產後卽作熟飯抹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

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  
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  
事且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見又每  
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即與夫合若丈夫不  
中所欲即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  
數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  
之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  
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

百個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  
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  
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  
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  
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為陣毯時候  
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  
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為官  
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  
布帛櫛柳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  
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



儉所以貧人家至千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旣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旣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絲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于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隣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

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于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竟不以爲耻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  
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  
人也自在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  
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  
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老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  
十布可得祇許于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  
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駝主母爲米  
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畧  
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  
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

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  
至於有姓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  
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搗  
而復得必于面刺以青或于頂上帶鐵以錮之亦有  
帶于臂腿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  
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監六爲  
孛監梅七爲孛監別八爲孛監卑九爲孛監般十爲  
答呼父爲巴駝叔伯亦呼爲巴駝呼母爲米姑姨孀

姆以至隣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温呼舅爲吃賴姑夫亦呼爲孛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麤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麕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濶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磋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于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挿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

書皆自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朔時序

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煙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

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炮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  
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  
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  
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  
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  
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  
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女車象往  
觀者無數主卻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  
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鬪猪鬪象國主亦請奉  
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

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晝卻與  
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  
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  
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  
日頭為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  
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  
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為十賽呼  
鷄之聲為樂呼猪之聲為直盧呼牛為箇之類也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

聞罪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  
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  
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賄無禁姦婦  
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  
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  
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  
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卻有一  
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  
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  
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

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  
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  
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癩或  
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  
之天獄蓋其上地之靈有如此也

病癩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  
可然多病癩者此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  
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  
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徃徃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

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纒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痢者  
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  
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人死無棺止以篋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  
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梓炒米繞跣拋撒擗至城  
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  
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  
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往往皆唐  
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

則於顛門翦髮以錢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仍有塔葬  
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  
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  
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  
八丈巨樹盡沒謹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  
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謹可通小舟深  
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  
熟是時水可渰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

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  
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  
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  
彼皆不與之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每三兩  
家共掘地爲一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爲之  
凡登溷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  
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  
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山川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亘數百

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運雜其間至半港  
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芄芄禾黍而已野牛  
以千百成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  
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出產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  
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臘麝色有降真  
荳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  
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  
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

則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象牙則山  
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  
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  
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黃臘出  
於村蕩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  
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  
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  
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  
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荳蔻  
皆野人山土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

一年以刀砍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於  
一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風子油  
乃大樹之子狀如柳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  
亦有之纏藤而生壘壘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貿易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光納一婦  
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卽  
罷無居鋪但以蓬席之類鋪于地間各有處聞亦有  
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  
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往土人最朴見唐人頗



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  
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欲得唐貨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  
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鏘溫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甕  
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  
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篋箕水梳針其麤  
重則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  
耳

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芋桃蕉芎與中國同荔枝橘  
子狀雖同而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樹木亦甚各  
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  
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栢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蕊  
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飛鳥

禽有孔雀翡翠鸚哥乃中國所無餘如鷹鴉鷺鴛雀  
兒鷓鴣鸛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  
鴈黃鶯杜宇燕鴿之屬

走獸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如虎豹熊  
羆野豬麋鹿麀鹿猿狐之類甚多所少者獅子猩猩  
駱駝耳鷄鴨牛馬猪羊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  
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而已  
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驚近有舟  
人自中國攜去故得其種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  
鼠頭腦絕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

蔬菜有蔥芥韭茄瓜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  
蔔生菜苦蕒菠薐之類瓜茄正月間卽有之茄樹有

經數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  
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龍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最多有吐哺  
魚大者重二斤已上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  
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鱈魚湖鰻  
田雞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橫道途間鼃鼉大如合芋  
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已上真蒲  
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鰐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絕類龍  
特無角耳肚甚脆美蛤蜊蚬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

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醞釀

酒有四等第一唐人呼為密糖酒用藥麴以密及水中半為之其次者主人呼為朋牙四以樹葉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刺飯為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為之又入港濱水又有茭漿酒蓋有一等茭葉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鹽醋漿麩

醱物國中無禁自真蒲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

更有一等石味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為醋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既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為無麥與豆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密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酒藥之狀

蠶桑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以織但以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來居卻以蠶桑為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

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卻以絲自織阜綾衣着暹婦  
卻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其補之

木器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阜甃盂桶之類但作飯則  
用一瓦釜作羹又用一瓦銚地理三石爲竈以椰子  
穀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  
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茭葉製一小杓用兜汁入  
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  
器盛水干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拿其粘干手非  
比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鑷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

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之慶賀多  
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草  
席或有鋪虎豹麕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阜高  
尺許睡只竹席臥於板近又用矮床者徃徃皆唐人  
制作也食品用布罩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  
舶高所饋也稻不用礬止用杵舂碓耳

車轎

轎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豎起雕刻花樣以金銀  
裹之所謂金銀轎扛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鈎子  
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于兩頭鈎中人挽干布以

兩人擡之輻則又加一物如船蓬而更潤飾以五色  
縑帛四人扛有隨輻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  
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卻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無凳  
可坐

### 舟楫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閉成  
版既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  
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茭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  
斤壓之此船名爲新擘用權所粘之油魚油也所知  
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

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蓬可載數人止以櫂剗之名  
爲皮闌

### 屬郡

屬郡九十餘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  
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 曰八廝里其餘  
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 村落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  
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息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  
木近與暹人交兵遂皆成曠地

取膽

前比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王每年索人膽一甕萬  
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  
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頸用小刀於右脇下取去其膽  
俟數足以饋占城王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  
唐人一膽雜于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腐而不可  
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置取膽官屬居北門  
之裏

異事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歷三日

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渠謂兩  
見此事蓋其用聖佛之靈所以如此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  
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  
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  
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  
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  
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月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  
城外河中漾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

於河者動以千室第婦女亦頽焉畧不以爲耻  
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  
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  
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流寓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采糧易求  
婦女易得屋室易辨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皆逃  
逸於彼

軍馬

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

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  
姓使戰往往亦別無智畧謀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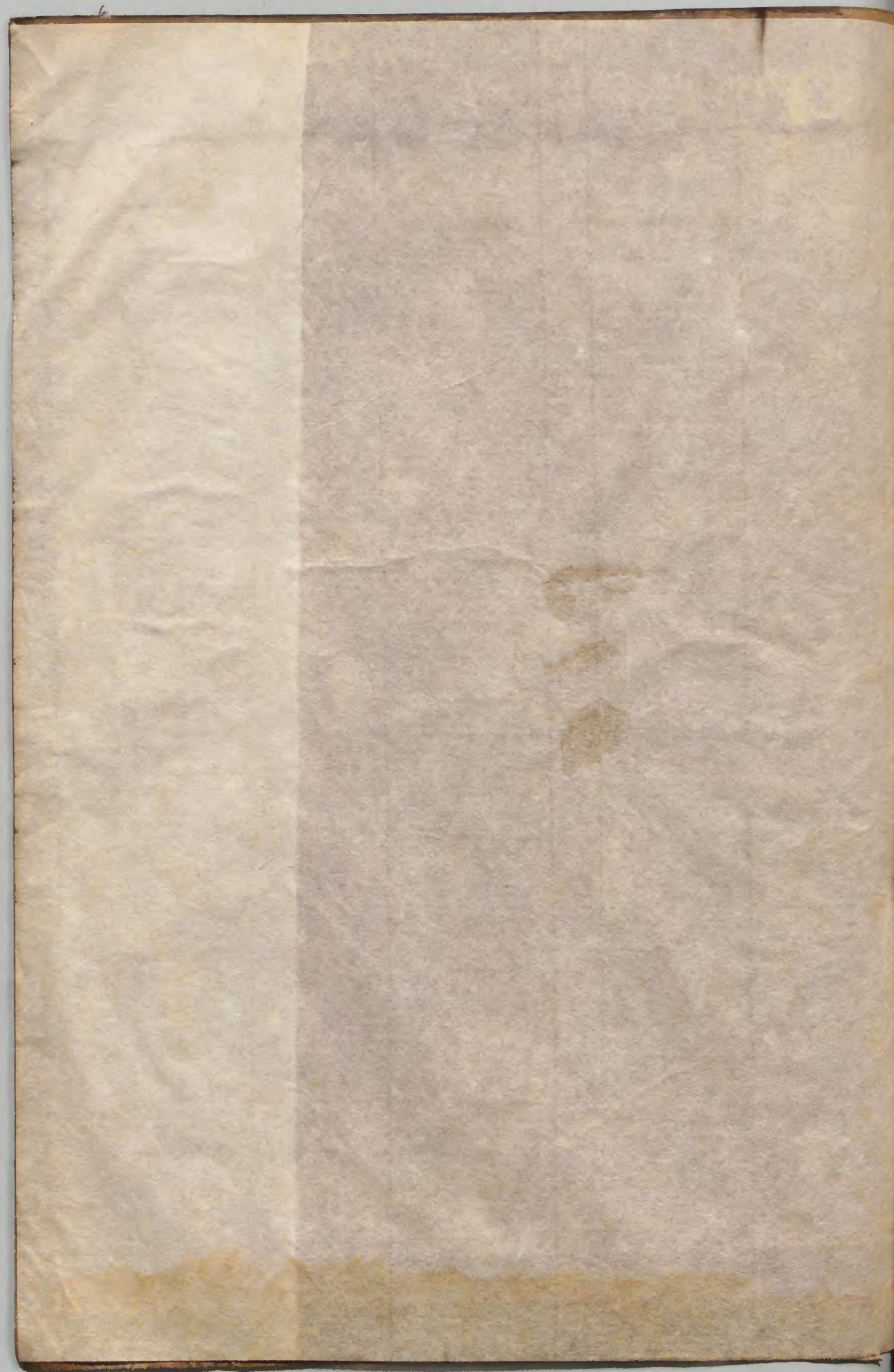
國主出入

聞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  
新主乃故國主之婿原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愛女女  
密竊金劍以往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  
爲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蔽聖鐵  
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  
宿留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  
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葶布花髻手執巨燭自

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  
四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  
執標槍牌爲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  
金爲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  
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  
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  
上手持寶劍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  
二十餘柄其傘柄皆金爲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  
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  
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

地頂禮名爲三罷不然則爲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  
每日國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文及諸臣與百姓  
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間內中隱隱  
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  
遠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國主乃杖劍立于金  
窻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方絕乃許擡  
頭國主特隨亦就坐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  
寶言事旣畢國主尋卽轉身二宮女復垂其簾諸人  
各起以此觀之則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真臘風土記卷終





文化甲子

